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四十六回 奏冤陷玄天收寶 命審斷宋帝差臣

詩曰：玄天贈寶付英雄，征代西遼立大功；
即被飛龍輕毀壞，騰空收去顯神通。

卻說狄爺與國丈駁說一番。又說各位王爺平日間或上朝或不上朝，就一月不上朝，天子也不來查究，所以這日大人一個也不在此停一會。聽得景陽鐘一幢，龍鳳鼓一響，金鞭三下，聖駕登鑾。文武官員朝謁已畢，值殿官傳旨未了，文班中閃出楊戶部，武班中閃出平西王。二臣各說有事奏聞，天子一想，他二人乃是翁婿，有何事啟奏？即降旨：「二卿平身，有何事情，文的先奏！」龐洪一想：「先奏，便是一點便宜之處了。」楊滔奏道：「臣有次女鳳姁，多蒙聖上天恩，賜臣女與狄青成親，才得七夜。臣女並無差處，不知狄青何意，竟將臣女殺害了，差焦廷貴將首級一顆，於昨夜二更時分交還與臣。陛下，吉言鋼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。臣女有何差處，也要查察分明，方能定罪。他又不說與臣知，倚著王親勢力，擅自行凶，將臣青年弱女身首分開。可憐臣年已花甲，單生兩女，如今幼女無罪被害，今日並非翁婿，已結深冤，伏乞陛下究問平西王，臣女有何差處？」

狄爺說：「臣有奏聞，臣蒙聖恩浩蕩，把楊滔之女賜與臣成親。臣看待他無甚差錯，那曉得楊氏不知他立心何故，昨夜與臣吃酒，自家一杯不飲，多勸臣吃。臣已厭煩了，酒也不吃，先去睡了一會。鳳姁手持龍泉劍，立在床前，喊聲『狄青啊，你殺害我丈夫，我來報仇』，一劍砍來。幸得臣不該死在他手，急忙問脫，劍已落空。臣趕上奪了他劍，手起揮為兩段，卻是真情。陛下，但想此女說話有因，立在床前，說他與丈夫報仇，然後落劍，想來分明不是楊滔之女了。是作奸細前來陷害於臣。伏乞陛下，細把楊滔究出真情，免得混淆不分，一同作弊。」

此時，國丈在旁吃驚不小，想道：「這飛龍自己把機關洩漏，如今聖上查問起來，如何處置？」天子又問楊滔：「那鳳姁到底是你女兒否？從前匹配與何人？」楊滔奏說：「聖上，臣女鳳姁乃是黃花閨女，從前並未有丈夫，滿朝文武也有知的。臣何敢將有夫之女欺君？臣女是處女。」天子說：「既不曾有過丈夫的，因何他說要來與丈夫報仇之話？」楊滔說：「聖上，這是狄青一面之詞，死無對證之言，誰人肯信？」狄爺又奏道：「鳳姁無差，臣斷不敢無故殺妻。不惟他說話有因，且臣兩樁法寶也被他毀壞了。」嘉祐皇說：「是何法寶？」狄爺說：「陛下這法寶一名人面獸，一名穿雲箭。前時奉旨解送征衣，路逢玄帝，命臣隨身上任，若遭西遼驍將，用此法寶傷他。神箭能除妖術，試用幾回，多已靈驗。實是神明法寶，竟被鳳姁未死之先，已毀壞了。他死後，臣見滿地拋棄，所以帶來上殿為憑，伏惟陛下立法，將楊滔究問，便知情弊了。」楊滔此時也覺心慌。龐洪也是著急，暗道：「此事飛龍弄壞了，恐防我也有干係。」當時天子看有兩樁法寶，覺得好笑——此乃三枝小箭，折為六段：一個紫金胎面具，卻是孩童玩弄之物，這是什麼法寶？」正想之際，忽聽得空中一聲響亮，猶如天崩地裂。一陣狂風，吹透滿殿，龍案上兩樁法寶吹得無影無蹤，轉換紅箋一紙，金字兩行，寫著：

今日玄天收法寶，遼邦有將猛如龍。

此時天子大驚，方知法寶是神聖的。若問玄帝既收法寶，何不一發明了這段疑案事情？但如若大小事情多是神明明白，幾間不用官員了，所以單將法寶收去，不將疑案點明。嘉祐皇因此敬信是神祇之物。只有楊爺、國丈驚懼，猶如烈火炙燒，好不著急！眾文武雖則無干，也覺難辨其緣由。當時仁宗天子亦不能分斷，只有呆呆思想。龐洪猶恐他想出不好聽的話來，連忙出班奏道：「臣有奏。」仁宗王說：「卿所奏何事？此事重大，可聽奏來，不中聽的不必多言了。」龐洪說：「臣思鳳姁乃未出閨門處女，焉有與丈夫報仇之說？二則成親數日，無怨無仇，如何下得這毒手，敢大膽持劍殺害丈夫？實是一面之詞。鳳姁既有報仇之說，狄青何不問個明白，殺他未遲。現在死無對證，準信不來。就是兩樁法寶，狄青殺害了鳳姁，無可抵塞，自己毀壞了也是理論不得的。況且鳳姁實在以前沒有丈夫，眾臣共曉，怎麼說與丈夫報仇？據臣愚見，陛下免費龍心，發交三法司審個明白如何？」嘉祐王聽了，想道：「龐洪此話倒也相宜。但無能於官員，審不得這樁疑案，三法司朕也不用他。」遂降旨無私文彥博、硬直崔印命從公審理，「斷明前情，奏與朕知」。原來這兩個大臣，是正直無私的，不是龐洪黨羽。無奈審斷公務，不分明辨得來，且這樁公案實是難辦的。但聖上之命，如何不依，同說：「臣領旨。限臣等五天審明，復旨便了。」天子拂袖退班，眾臣各歸府去。崔、文二位公爺差人往楊府將頭調出，然後同往狄府。

此時午晝了。楊府內夫人小姐早已得知，彼此著驚。狄府中男女下人多已知道，只有老太君嚇得驚慌無措。到了房中，看看屍骸，好不慘傷。欲向眾將問個明白，豈知已多往午朝門外打聽去了。太太罵聲：「好畜生，為何如此薄情！楊氏縱有差遲，可告訴為娘，也能理論得來，因何胡亂將他傷害，沒有半分夫婦之情！」太太此時不知埋怨了孩兒多少。這些家人也議論紛紛。

正說之間，報說：「千歲爺回府了。」同了文、崔二位大人，眾將軍隨後同進中堂，石將軍也到了。狄爺到了中堂銀鑾殿上說：「二位大人請坐！」二人告坐。有家人稟知太太有請。狄爺說：「二位大人，下官失陪了。停息一刻，即來奉陪。」二公爺說：「千歲請便！」此時狄爺走房內廂見了母親，太太連罵：「畜生，因何故殺妻，不畏蕭何法律，看你如今怎生逃脫？」狄爺說：「母親，不必心煩，細將情由稟知。」太太又吃一驚。此時楊夫人親來到府內見女兒屍首，假裝悲哀。若說這位夫人，原是忠厚之人，殺了飛龍與他什麼相干？只因丈夫要他去假哭女兒，方得省人疑惑。哭後又要吵鬧，方為妥當。夫人只是難違丈夫命，到來無非哭了幾聲，叫他那裡能吵鬧得出來？太太倒也過意不去，叫聲：「親母且寬心罷！原是我畜生不好，狠心殺害你女兒。」夫人說：「太太啊，妾身只有兩個女兒，大女兒駕姁嫁著江西本省，只有次女鳳姁早晚相依的。那曉得做親之後過刀而亡。若是病死的倒罷。似這般慘死，好不痛心！」太太說：「夫人啊，聽小兒說來，乃是令媛不好，持劍要殺丈夫，反被小兒傷了。今日真假難分，且待來日審明便知明白。」

且說崔、文二位，由狄千歲引道，楊爺在後，直至房首。太太、夫人避過。二位大人把屍首驗畢，配合過首級一點不差。又說：「千歲，那鳳姁縱有差遲，卻是你家的人，理當收殮。」狄爺說：「這也自然。」文爺說：「三天成殮了第四天齊集市明，好待下官復旨。」說完二人告別，楊滔也轉回衙不表。

再說龐洪獨坐書房，嘆聲：「飛龍，老夫叫你必然害了狄青，縱害他不成，也不得說出與丈夫報仇，破漏機關。倘楊滔有甚差遲，只憂他又扳出老夫了。若差了別人審也能通個關節。豈知差了這兩人，有言難說，有賄難行。倘被他審出真情，楊滔之罪難免，老夫也不安穩。」

不表龐洪憂慮。再表四虎將軍、焦、孟你言我語的猜疑不出楊滔之女的真假，待等崔、文二位大人審明，便知分曉，是日免得備棺成殮，超度亡魂，做些功德。後來不知如何。